

◇闲情偶寄

网师园的夜箫

[南京]龙海秋

网师园的夜是活的。白日里游人如织,它总是收敛了魂魄,只做个规规矩矩的古典园林;待月色漫过花墙,那五百年的精魂才肯醒转来,在曲廊水榭间自在游走。这夜我本是要去沧浪亭的,脚步却不知怎地让一股暗香牵着,恍恍惚惚便进了网师园。

满园的月色原是这般好,不是朗照,倒像是从景德镇窑里刚取出的影青瓷,泛着温润的冷光。正要往月到风来亭去,忽有箫声自水阁飘来,初时极细,似春蚕啮桑,渐渐清越,竟把满园的月色都搅动了。

这箫声是有颜色的——起调时如靛青,沉在水底;转腔时似月白,浮在柳梢;待到高亢处,竟化作妃色,点点洒在梅枝上。水阁里坐着个白衣人,背对着月色,身形与假山石影叠在一处,分不清哪是人身哪是石魄。

箫声引着我看见许多前朝旧事。箫声忽又转作清越,该是“独钓寒江雪”的孤高。仿佛这园子的太湖石,历经了千年水蚀风凿,才得这般玲珑姿态。

音律忽变,那箫管里幻出的水磨腔,比真嗓还要婉转三分。我这才懂得,何以昆曲称作“水磨”——那音色原是在时光的流水里细细磨过的,每个转折都带着岁月的包浆。

月色移过冰裂纹花窗,在吹箫人肩头停驻。这时才看清他

十指起落间的玄妙——食指轻按如蜻蜓点水,无名指重揉似石沉碧潭。最妙是换气时的间隙,不是断,倒是续,像书法里的飞白,留出想象的余地。忽然箫声攀上《潇湘水云》的高处,音波在池面织出密密的罗纹,假山倒影在水中微微颤动,恍若真的云山在游走。

我忽然想起这园子历经的沧桑——渔夫终究是出世的人,网师却要入世教化。果然音律里添了书卷气,有了弦歌讲诵之声。今夜这管箫,怕是把前世的魂魄都吹活了。

最动情处,当属《梅花三弄》的段落。音律在冷香阁前盘旋不去,那梅香原是听得见的——在箫管的颤音里丝丝缕缕地渗出来,与月色糅在一处,酿成透明的酒浆。我醉在这声色交融的幻境里,几乎要伸手去接那飘落的飞花。

吹箫人始终不曾回头,我却觉得与他神交已久。他的箫声教我懂得园林的真意——那曲廊不是为行走,倒是为延展时光;那水榭不是为观鱼,倒是为照见本心。正如这“网师”二字,原是要网住天地间的真性情,师法自然的大美。

夜渐深,箫声转入《鹧鸪飞》的段落。乐音忽如受惊的鸟雀,在亭台楼阁间乱窜。掠过小山丛的翘角,继而画轩的窗棂,最

后在梯云室的飞檐上打了个旋。整座园林都成了共鸣箱,瓦当滴露是沙锤,竹叶摩挲是弦乐,连池中游鱼喋喋都成了恰到好处的休止符。

万籁俱寂时,白衣人缓缓放下箫管。余音在水面盘旋三匝,终于沉入池底。他起身时衣袖带风,竟如化作白鹤振翅,掠过冷泉亭,消失在假山深处。池中月影碎而复圆,像是被无形的梭子重新织就。我忽然领悟:这夜半箫声,原是不设藩篱的美学课堂。八百年的姑苏文脉在此化作音律,教人懂得最深的意境从不在眼前景中,而在心头弦上。真正的风月无边,永远在声色之外,在会心之处。

出得园门,街灯已阑。那缕箫声却如丝线系住心尖,轻轻一牵,便是满城江南烟雨。

回到下榻处,推开木窗,河里的灯船正缓缓驶过。那船头的红灯笼,倒像是从箫声里跳出来的音符,在墨色的水面上写着无谱的夜曲。今夜我的梦,怕也要枕着那缕未散的箫声了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xfanxing@163.com

◇秦淮河征文选登

爷爷的蛇皮袋

[南京]靳智涵

我的爷爷是个“河痴”。每天清晨五点,他准时出现在秦淮河边的步道,风雨无阻。我小时候跟着他去,总嫌太早。爷爷却说:“早上的河是醒着的,你晚了,她就又睡过去了。”我不懂什么叫“河醒着”,但确实看到许多别人看不到的景象。薄雾里,有白鹭单脚站在浅滩,像一幅水墨画;钓鱼的人排成长排,鱼竿此起彼伏,像一片小树林;还有穿绸衣的老奶奶打太极,动作慢得仿佛被河水黏住了。爷爷认识所有人,一路走一路打招呼,他是这条河的熟人。

爷爷的工具很怪:一个蛇皮袋,一把长柄夹,一双手套。他是“捡垃圾的”,但不是环卫工,是自愿的。从武定门桥到白鹭洲公园,两公里路,他能捡满一袋塑料瓶、烟头、破渔网。我说:“爷爷,这多丢人啊。”他直起腰,指着河水说:“你看,她干净的时候,映得出云。脏了,就什么也没有了。”

直到去年夏天。在河湾处,爷爷捞上来一个书包,小学女生的款式,里面还有作业本,名字是“吴雅馨”。我们交给派出所,三天后,一对夫妻拎着水果来家里,埋怨着说孩子赌气扔了书包,以为找不回来了。“秦淮河水流急,一般东西冲下去,十分钟就不见影。”

那孩子父亲说:“您老是在哪个位置捞的?”爷爷说:“老地方,那处回水湾,东西转着圈不走,我熟!”我这才知道,爷爷对这条河的熟悉,不只是哪里垃圾多,还有哪里水浅、哪里漩涡急,他都十分清楚。自我记事以来,他救过两条狗、一只猫、数不清的皮球,还有这个书包,派出所民警都称他为“秦淮河活地图”。

去年秋天,爷爷摔了一跤,不能再每天去河边。他把我叫到床边,说:“等你放寒暑假了替我去看看。”我嘴上答应,心里并不情愿。但奇怪的是,我开始自己去河边了。起初是假期里每周一次,后来变成每隔两天。我发现爷爷说得对,早上的河确实不一样。我开始注意那些细节:春天柳絮落在水面,像下了一场不会湿的雪;夏天傍晚,河水在夕阳的映照下就变成了一锅金汤;冬天水位低,能看到岸边的石头被水冲刷出的纹路,像老人手上的皱纹。

上个月,爷爷坐在轮椅上我推着他去河边。我们停在常坐的那张长椅边,爷爷突然说:“我捡了十五年垃圾,没让这条河变干净。但我在河边走了十五年,她把我变干净了。”

我没问什么意思。但那天之后,我也开始带一个蛇皮袋。

